



心香一瓣

那棵老杏树

□孙雁

自我记忆起,钱二爹家东头就立着那棵老杏树。年年麦收时节,金黄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丫。说是一棵,实则是两株。年少时看不分明,只见它们根须相握,枝干相依,宛若一对携手走过风雨的夫妻,将彼此长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童年的我对未知充满好奇,凡事都喜欢问为什么。“爸爸,为什么老杏树长在钱二爹家?”“爸爸,它为什么每年都结那么多果子?”“爸爸,它从哪一年开始结果的呢?”

父亲总是极耐心地笑着,知无不言。即便是不知道的,就如老杏树结果子的确切年头,他也温言解释:“我呀,打生下来,它就站在那儿了。”

他还告诉我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,有一对外乡逃难的夫妻在此落脚,他们生活困窘,村民们心善,东家一碗米,西家一捆柴,就这样帮衬着他们安了家。两位老人无儿无女,相伴到老,竟又在同一天离世。村人感念他们情深,便将两位老人合葬于钱二爹家如今的屋东头。翌年开春,坟茔旁竟无声无息地抽出了两株翠绿色的幼苗,仔细一看原来是杏树苗。

岁月流转,树苗渐成亭亭如盖的大树。每当麦浪翻滚时,树上就缀满酸酸甜甜的杏子。村里人都说,这定是那对老夫妻化成了树,来回馈这个曾给予他们温暖的村庄。

这树长在钱二爹家,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钱二爹一条腿落了残疾,走路深一脚浅一脚,脸上却总漾着笑,不见半分愁苦。钱二奶身子单薄,病殃殃的,干不了重活,最多在家做口饭。这样一户清贫人家,养活一双儿女何其艰难。老杏树的存在,恰似雪中送炭,那满树的杏子,多少能贴补点家用。

全村人都心照不宣,极少主动去摘杏子。即便是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,也被父母再三叮嘱:“不准去摘,钱二爹钱二奶给了也不能要。真想吃了,等他们去学校卖时,带上零钱去买。”

那时整个大队就一所小学,学生也不多。每天第二节课下,钱二爹就会挎着竹篮,带着钱袋子,准时出现在前排教室的山墙边摆杏摊。下课铃一响,我们就蜂拥而出,将他团团围住。他总会小心翼翼地挑出最大最黄的十个杏子放在我手心。我赶忙塞去一角钱,扭头就跑,生怕他追上来退给我。同学们见我买,也纷纷买了起来。

我坐在后排教室,常忍不住透过窗户望向钱二爹。见他毛票数好,张张抚平叠齐,脸上绽开满意的笑容。那一刻,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笑了起来,心里盼着他能早点卖完,好回家歇着。

钱二爹是极慷慨的。若摘杏时遇见路人,定要捧一把塞给人家尝鲜。若人推辞,他反倒不高兴。他总说:“这是咱村里的树,不过恰好长在我家地里。谁想吃,随时来摘!”

周末学校不上课,我便强忍着馋意,不敢去他家。我知道,若去,他断不会收我的钱;若我扔下钱就跑,他瘸着腿也会追到我家来送还。那时最怕天气骤变,刮风下雨,熟透的杏子噼里啪啦砸落一地,看得人心疼。风雨稍歇,钱二爹便会唤我们这群孩子:“快来捡去吃了,莫糟蹋了东西!”

儿时,我常独自站在老杏树下,仰头望着层叠的树叶与闪烁其间的杏子,喃喃自语:“你们真的是那对老夫妻吗?”我张开手臂,环抱住粗糙温暖的树干,闭上眼睛,无比亲切。在某一瞬间,我仿佛真的与那久远的年代重逢,真的看见了男耕女织的相守……

在这片广袤的滩涂上,海风引吭把最美的音乐奉献给蓝天,海水运笔把最美的图画奉献给大地;苏醒的晨曦、茂密的森林、转动的风车、欢腾的鹿群、飞舞的仙鹤,一起把最美的诗行奉献给崭新的时代……

不断东移的海岸线

□郑中顺

村里的露天电影正放得起劲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种植的薄荷散发出的清新香味,精疲力尽的我们吃饱了晚饭倒头便睡,因为大海的诱惑远比电影强得多。

次日天不亮,补足力气的我们又一起向真正的大海边开拔,太阳快升到半空时,翻过一道大堤,终于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大海。这大海虽没有想象中美丽迷人,但它的粗犷雄浑还是征服了稚嫩的我们,扔掉自行车、脱掉鞋袜,几人一起欢呼着赤脚奔向了大海。

和大海尽情嬉戏不过半个时辰,看到远处赶海人挑着担着他们的收获一步一步向岸边靠拢,空中海鸥的鸣叫声也在提醒着人们要涨潮了,但初见大海兴致颇浓的我们,还是脚踏海浪迎风而立,看到越来越深的海水和不断溅起的汹涌浪花,才意犹未尽地往回撤。

哪知来时轮廓分明的沟沟坎坎很快被涨潮的海水尽数覆盖,慌不择路地往回跑,此时已涨至腰部的海水使得我们怎么也跑不快,身上的衣服全被苦涩的海水浸透。平安回到岸边,心还在不停地狂跳,这就是家乡的海给我们这些未真正长大的孩子上的人生第一课,因为见了大海,我们似乎成熟了起来。

工作以后,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,我先后到过盐城海岸线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的盐港、大丰港、黄沙港、滨海港、陈家港,还在黄河故道入海口月亮湾洗过海澡,一次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增加了对大海的新认知,但咸涩浑浊的海水又逐渐令我与理想中的大海平添了一种距离感。

我常常想为什么后来见过的广东南海、云南洱海都是那么澄澈透明、蔚蓝神秘,而盐城的海却处处都是土黄色的,明显少了许多诗意和美感,对它的向往和迷恋似乎也在锐减。

我们拥有全省最长海岸线却因泥沙淤塞,遍地可见盐蒿和芦苇,没有黄金海岸,没有稀缺资源,没有天然良港,短缺的货物进不来,想卖的产品出不去,靠旅游又没人来,

仅能靠原始的靠海吃海生存方式,搞起围海养殖,一度海洋环境污染堪忧,自然生态受到破坏和透支。

可喜的是,进入新世纪以来,盐城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具有“息壤”之称——黄海湿地这块不断生长的土地的独特性、重要性,坚定“两海两绿”战略,大力实施了一系列退围还海、自然恢复和生态重建项目,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模式。

2019年7月,中国黄(渤)海候鸟栖息地(第一期)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盐城拥有了一块明晃晃的金字招牌!曾经苦涩的盐碱地卓然开出壮美艳丽的富贵花。好戏连台,相隔不到3年,盐城又将“国际湿地城市”另一块金字招牌收入囊中。昔日闭塞落后、困顿土气的小城“飞上枝头变凤凰”,一跃成为开放沿海、接轨上海、拥抱长三角、阔步新时代的“国际湿地、沿海绿城”。此时此刻,我才真正感受到,黄海带着自然亲近的土黄色,同样精妙绝伦!

得名于战国时期“煮海为盐”,置县已两千多年的盐城,千百年来,大海从范公堤出发,一路向东退隐,50里、100里,海岸线在不断向东延展,天际线则在不断抬高,盐城的土地面积在不断刷新纪录,退去的海潮每年都会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新绿,这是希望中的希望,这是未来里的未来。

“东进,东进,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……”那首嘹亮的战歌曾响彻江淮两岸、盐阜大地。“经略海洋,向海图强”再次奏响了盐城新的东进序曲……

黄海的召唤始终萦绕耳畔,今日的盐城,在经过沧海桑田与脱胎换骨之后,已成为江苏土地面积最大、海岸线最长的地级市。在这片广袤的滩涂上,海风引吭把最美的音乐奉献给蓝天,海水运笔把最美的图画奉献给大地;苏醒的晨曦、茂密的森林、转动的风车、欢腾的鹿群、飞舞的仙鹤,一起把最美的诗行奉献给崭新的时代……



作者简介:郑中顺,省作协会员,著有《月色下的平原》。